

# 艾儒略与中国近代教育

雷媛媛

(南平市博物馆 福建 南平 353000)

**[摘要]**16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艾儒略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方法论也在明清知识阶层中得到传播。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艾儒略;中国近代教育;影响

16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艾儒略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方法论也在明清知识阶层中得到传播。

16世纪以来,作为天主教团体之一的耶稣会致力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599年,耶稣会制定公布了一份周密详尽的《教学章程》,对耶稣会学校的学级编制、学校设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作为耶稣会教育的基本守则。<sup>[1]</sup>它既是耶稣会教育发展的全面总结,也反映出当时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较高水平。大思想家弗兰斯·培根也认为古代治学之道的一切精华“近日已为耶稣会文学院有所复苏”<sup>[2]</sup>。而艾儒略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就是根据《教学章程》所撰写。

艾儒略1582年生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曾在耶稣会开办的学校中肄业哲学,毕业后教授文学两年。1609年受耶稣会派遣赴东亚传教。次年抵澳门,两年后入中国内地。他先后在江苏、陕西、山西、浙江、福建等地传教,并撰写了《几何要法》、《西方答问》、《职方外纪》等著作,广泛介绍了西方的天文、物理、数学及世界地理知识。

在1623年,艾儒略刊印了《西学凡》一书,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学六科。在书的开篇就开宗明义地写道:“极西诸国,总名欧逻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sup>[3]</sup>所谓六科,即文科(现通译为“修辞学”)、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

《职方外纪》以叙述世界地理为主,也简单介绍了当时欧洲一些著名大学的情况。如创建于12世纪的法国巴黎大学、创建于13世纪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等。此外,《职方外纪》还介绍了曾在这些大学就学或任教的著名学者。例如,关于西班牙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国际法奠基人之一苏亚雷斯,“近有耶稣会士苏氏著陆禄日亚书,最精最广,超数百年名贤之上,其德更迈于文”。<sup>[4]</sup>

以下就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 二

西方耶稣会士肩负着传播天主教的使命来到中国,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化成果带入中国,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导入,西方的教育也作为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传入中国,这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和课程设置体系的引进。艾儒略所介绍的西学六科虽然未能包括西学的所有内容,却反映出西方学术知识的分类体系。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西方教育内容及课程设置就其教学方法而言,具有次序井然、循序渐进、从文入理、由基础学科而专业学科的特点。入耶稣会学院初级部后,学生最初接受的是读、写、算的启蒙教育,即对他们进行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训练,

然后教以算术和史地,再加上儿童自幼接受的宗教教育,恰好完成了以读、写、算和宗教为主的教育。而中国古代知识分类体系为“经、史、子、集”,教学内容偏重于儒家经典。以此知识分类体系为基础的课程设置体系,第一阶段是以识字为主的课蒙教育,第二阶段是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人文学科教育。而其教学方法也局限于单纯的文字讲解和记忆性的背诵。梁启超曾揭示了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在于:“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辩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sup>[5]</sup>无疑,艾儒略所导入的西学六科对中国古代读书人来说,是一个与封建传统教育截然不同的崭新的课程教学体系。

(二)介绍了西方教育中的科学教育,为明清之际思想界、教育界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耶稣会的教育吸取了当时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成果,来华耶稣会士也向当时的中国人广泛介绍了耶稣会学校中的科学教育概况。以艾儒略所介绍的西学六科为例,理科阶段第二学年所教授的自然哲学,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但它毕竟是一门以自然界及其运动变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此,艾儒略曾解释道:“以剖判万物之理,而为之辩其本末,原其性情,由其当然,以究其所以然。”<sup>[6]</sup>讲授天地宇宙的运动变化规律,其次讲授人兽草木生长衰亡的规律,最后还讲授所谓“火、气、水、土”四大元素结合分离的规律。同时,他们直接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传授数学、天文学及物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并与他们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等一批西方科学著作,为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西方的逻辑学及科学方法论得以在中国知识阶层中传播。秦汉以后,儒家学说处于“独尊”的地位,逻辑学的研究后继无人。艾儒略依据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范畴篇》、《正位篇》、《辩谬篇》在《西学凡》中对哲学逻辑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论述了形式逻辑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并提到辩论中证明的方式以及逻辑谬误和反驳的方式。西方逻辑学导入中国,即以此为最早。在此基础上,1631~1638年间耶稣会士傅汎际又与李之藻合编刊印了《名理探》一书,更为详尽地介绍了西方的形式逻辑学,从而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崭新的逻辑思想体系及科学方法论体系。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还导入了西方重视观测的科学方法。如艾儒略《西学凡》中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教育重视观测的科学方法。以文科为例,写作议论的方法被归纳为“五端”,其首端即为“先观物、观事、观人、观时势,而习觅道理以相质”。<sup>[7]</sup>提倡察物以寻理的方法。而理科则为探究万物之理的学问,艾儒略生动地比喻道:“物之理藏在物中,如金在砂,如玉在璞,须淘之剖之。”<sup>[8]</sup>深入浅出地说明了“物”与“理”的关系,阐发了“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sup>[9]</sup>的观点。具体地说,譬如探讨自然界规律的自然哲学,必须“依显测隐,由后推前”,<sup>[10]</sup>即依据自然现象来探究其本质,根据事物变化的结果来说明其原因。为了强调观测的重要性,艾儒略又以亚里士多德为例在《西学凡》中写道:“凡普天之下,有一奇物,不惜赏费以求得,不辞勤劳以寻究,必亲为探视,而奇秘无一之不搜”(下转第197页)

于签订了《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韩方负担额度由 1991 年的 1.5 亿美元,上升到 2002 年的 4.9 亿美元<sup>[8]</sup>,韩国承担的驻韩美军防卫费增长了 634%。

美军占领了韩国大片领土作为基地,而韩国却必须为此支付高额的“防卫费”,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韩国的经济生活。但是跟国家的安全相比,韩国政府宁愿承担这笔高额费用。

### 三、驻韩美军对朝鲜半岛安全的影响

冷战期间,驻韩美军是美苏两大阵营在朝鲜半岛对峙的桥头堡。冷战后,特别是 1992 年开始突出的北朝鲜核问题,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韩国和美国的同盟体系。驻韩美军的在在有了必要性,成为了朝鲜半岛安全的一种制衡力量。

双方通过朝鲜的核问题达成了一种共识:驻韩美军的继续存在,不仅可以遏制朝鲜的军事威胁,而且能维持朝鲜半岛的力量平衡。倘若美国撤离了韩国,这种力量平衡有可能被打破,韩国的安全有可能受到威胁。保证朝鲜半岛的力量平衡和区域稳定,成为美韩两国战略利益的共同点。2003 年美国对驻韩美军再次进行了调整,驻韩美军的使命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单纯意义上的半岛防御军一跃而转变为使命更为广泛、战术更加灵活的“东北亚地方军”。这一举措昭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将继续朝着高机动化、高战斗力化和面向东亚整个区域的高军事干预化方向发展。<sup>[9]</sup>

从美国方面看,为了确立它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需要凭借它的旧盟友——韩国作为立足点,防止东北亚新的霸权国家的出现,以寻求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和区域稳定。从韩国方面看,韩国的战略重点是确保它的生存。由于韩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不可避免的要着重强调维护其国家的安全。韩国认为,当周围国家的力量平衡大致能维持时,半岛的安全才能得到保证。<sup>[10]</sup>

由于不断强化的韩美同盟,特别是韩美近年来不断的联合军事演习,又成为朝鲜半岛安全的一大隐患。并且这种军演已经年度例行化。有的军演甚至在南北双方有争议的地方举行,致使朝鲜半岛南北冲突频起,使刚刚缓和的南北关系再度紧张。2010 年,朝鲜半岛发生的炮轰延平岛事件,直接原因就是韩美在朝韩双方有争议的岛屿进行“护国演习”。另外韩美还有代号“关键决心”和“秃鹫”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2011 年的军演在 2 月 28 日至 3 月 10

日举行,对此韩美联合司令部表示,“关键决心”和“秃鹫”联合军事演习都属于防御性质的例行军演,意在提高韩美两军的防御能力,与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无关。

但朝鲜中央通讯社 17 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在平壤发表讲话称,为应对当前局势,朝鲜将从质量和数量上加强核遏制力。该发言人称,美韩不顾朝鲜的反复警告举行挑衅性和侵略性的联合军演,再次反映了美韩企图以武力扼杀朝鲜的敌对本性。在此情况下,朝鲜必须加快步伐,从质量和数量上进一步强化自卫性的核遏制力。朝鲜政府以对话和协商的方法来守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变化,但是对于任何以武力来迫使朝鲜就范的企图,朝鲜将采取毫不手软的对应方式。<sup>[11]</sup>

韩美军演已成为朝鲜半岛安全的最大威胁,是南北冲突的导火索。基于美韩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保持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军事力量平衡,维护地区稳定的需要,美韩安全关系已经长期得到了确立。

### 注释:

- [1][2][3]韩献栋,《驻韩美军与韩美同盟,当代亚太》,2004.11
- [4]马猛,贾俊萌,《韩国外来语的特点》,《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9  
5http://www.sina.com.cn/2007年01月15日11:55
- [6]韩献栋,《驻韩美军与韩美同盟,当代亚太》,2004.11
- [7]《美韩驻屯军地位协定》第 2 条、第 5 条第 1 款。
- [8][韩国]宣泰永,《驻韩美军的防卫费分担研究》,韩国国防大学国防管理学院 2001 年硕士论文,第 21~22 页;  
《联合新闻》2002 年 2 月 4 日
- [9]李华,《继承还是超越——论冷战后驻韩美军的调整》,《美国研究》,2004(1)
- [10][韩]Kim Sung Han,《The Future of Korea-U.S Alliance》,载韩国民族统一院《关于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资料汇编》(英文版),1996 年第 3 期
- [11]应对“美韩企图以武力扼杀”朝鲜将强化自卫性核遏制力[N],《人民日报》,2011 年 8 月 18 日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项目《韩美同盟与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研究》(编号:11554195)

(上接第 195 页)<sup>[12]</sup>。作为受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及科学方法论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之一徐光启曾说:“学孔氏者必从朱氏始。”<sup>[13]</sup>然而,他并没有去步朱熹注重内省修养的伦理哲学的后尘,而是试图在追求实学的过程中探索并确立“格物穷理之学”。<sup>[14]</sup>从中可发现当时西方学术和教育的知识体系在中国的折射。

综上所述,虽然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耶稣会士受职业所限,将宗教传播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到来他们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先河,在中西方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注释:

- [1]《教学章程》英译本
- [2]博伊德等:《西方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5 页
- [3]艾儒略:《西学凡》,《天学初函》(第一册),台北学生书局 1965 年版,第 27 页
- [4]艾儒略:《职方外纪》,《天学初函》(第三册),台北学生书局 1965 年版,第 1379~1380 页
- [5]艾儒略:《西学凡》,前揭《天学初函》第一册,第 34 页
- [6]艾儒略:《西学凡》,前揭《天学初函》第一册,第 38 页
- [7][8][9][10][11][12]艾儒略:《西学凡》,前揭《天学初函》第一册,第

- 28-28 页;第 31 页;第 34 页;第 37 页;第 45 页;第 42 页。
- [13]《徐光启集》,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60 页
- 参考文献:  
[1]张先清著:《艾儒略与明末福建社会》,1999 年版
- [2]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 [3]沈云龙主编;舒新城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六十六辑, 652: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4 年版
- [4]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5]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8]白莉民编著,《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教育思潮》,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9]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 [10]沈云龙主编;容国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五辑, 944:西学东渐记》,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3 年版
- [11]《徐光启集》,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 [12]朱国仁著,《西学东渐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13]李志军著,《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巴蜀书社 2004 年版
- [14]博伊德,金合著;任宝祥,吴元训主译,《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